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四　器四　覆

失譯人名在後漢録

神撫山福昌寺

惡友品第六

尒時世尊大衆圍遶供養恭敬尊重讃歎尒時如来熙怡微笑從其面門放大光明青黄赤白名曰大悲遠照十方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十八地獄照提婆達多身身諸苦痛即得安寧尒時大衆異口同音讃歎如来善哉善哉世尊真是大慈真是大悲能於怨親其心平等提婆達多常懐惡心毀害如来而世尊不以為患愍而哀傷放大悲光遠照其身如来尒時普告大衆而作是言提婆達多非適今世而傷害我過去世時常欲害我以慈悲力因乃得濟

尒時阿難觀察衆心咸皆有疑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胡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提婆達多過去世時毀害世尊其事云何

佛告阿難善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佛言過去世時無量千歲有國名波羅柰其中有佛出世号毗婆尸如来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无

佛言過去世時無量千歲有國名波
羅柰其中有佛出世号毗婆尸如来
報恩經卷第四　第二丈
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无
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在世
教化滿十千歲滅度之後正法住世
十二千歲像法滅後波羅柰王名摩
訶羅闍聡叡仁賢正法治國不枉人
民王主六十小國八百聚落五百白
象二万夫人了无有子王自禱祀諸
山河池樹木神祇滿十二年王第一
所重夫人即便有娠第二夫人亦皆
有娠王甚歡喜手自供養床卧飲食
皆令細軟至滿十月太子便生形體
端正妙色莊嚴人相具足第二夫人
亦皆生男王甚歡喜即召諸臣百官
并諸相師婆羅門等占相吉凶抱兒
示之便令立字相師問言此兒生時
有何瑞相荅言第一太子其母性行
由来弊悪恚恨妬忌憍慢自大従懐
子已来其性調善和顔悦色發言含
笑先意問訊軟語利益慈愍衆生喻
如赤子相師荅言此是兒之福德使
母如此即便立字名曰善友太子第
二夫人所生太子者相師問言其子
報恩經卷第四　第三丈

二夫人所生太子者相師問言其子
報恩經卷第四 第三丈 [illegible]
生時有何瑞相答言其母由来性常
調善先意問訊發言柔軟可適衆心
懐妊已来其性卒暴發言麁悪嫉妬
恚癡相師答言此是兒之業行使母
如是應當立字名之悪友太子哺乳
長大至年十四善友太子聦明慈仁
好喜布施父母偏心愛念視如眼目
悪友太子其性暴悪父母憎悪而不
憘視妬嫉於兄常欲毀害觸事不順
其兄違逆反戾善友太子導從前後
作倡伎樂大衆圍遶出城觀看見有
耕者墾土出虫烏隨啄呑善友太子
遥見如是慈而哀傷生長深宮未見
此事問左右言此作何物共相殘害
左右答言太子所以有國依於人民
所以有人民者依因飲食所以有飲
食者依因耕田種植五穀得存性命
太子念言苦哉苦哉小復前行見諸
男女自共紡織来往傾動疲勞辛苦
太子問曰此作何物左右答言太子
此諸人等紡織作諸衣服以遮慙愧
蔭覆五形太子言此亦勞苦非一也
報恩經卷第四 第四丈 [illegible]
轉復前行見諸人民屠牛駞馬皮剥

轉復前行見諸人民屠牛驢馬皮剝
䐗羊太子問曰此是何人左右荅言
此諸人等屠煞賣肉以自存活以供
衣食太子聞之皮毛臑動而作是言怪哉
苦哉煞者心不能忍強弱相害傷煞生
以養生積結累劫殃轉復前行見諸
報恩經卷第四　第四丈　覆
人衆網鳥餌魚枉濫无辜強弱相陵
太子問言此是何人名何事耶左右
荅言太子網鳥捕魚如是諸事以供
衣食太子聞是語已悲淚滿目世間
衆生造諸惡本衆苦不息憂愁不悅
即迴車還宮王問太子出還何故愁
憂如此太子具以上事向父王說王聞
是語語太子言上来諸事未常不有
何足愁耶太子言今欲從王求索一
願王見聽不王言吾有汝一子甚愛
念之不逆汝意太子言願欲得父王
一切庫藏所有財寶飲食用施一切
王言隨汝所願不逆子意善友太子
即使傍臣開王庫藏以五百大象負
載珎寶出四城門外宣令國土其有
欲得衣被飲食者恣意自取而去善
友太子名聲遠聞八方一切雲集来
久之間三分用一時庫藏臣即入白
報恩經卷第四　第五丈　覆

分之開三分用一時庫藏臣即入白

王所有庫藏太子已三分用一王宜
思之王言此是太子不敢違逆復經
少時諸臣論議所以有國依因庫藏
庫藏空竭國亦虛存復往白王所有
財寶三分用二王宜思之王言是吾
太子不敢違逆汝可小稽遲莫稱其
心善友太子欲開庫藏時守藏臣緣
行不在鄭重追逐老乎不遇善友大
子言此小人者何敢違逆我意當是
父王教耳夫孝子者不應傾國父母
庫藏我今應當自求財寶給足衆生
我若不能給足一切衆生衣被飲食
稱意與者云何名為大王太子即集
諸臣百官共論議言夫求財利何業
最勝中有第一大臣言世間求利莫
先耕田者種一万倍復有一大臣言
世間求利莫先畜養衆生放牧滋息
其利最大復有一大臣言世間求利
莫先入海採取妙寶若得摩尼寶珠
者便能稱意給足一切衆生善友太
子言惟此為快耳即入宮中上白父
王子今欲入大海採取妙寶王聞此
語辟如人噎亦不得咽又不得吐語

語譬如人噎亦不得咽又不得吐語
太子言國是汝有庫藏珎寶隨意取
用何為方復自入大海汝為吾子生
長深宮卧則幃帳食則恣口今者遠
涉塗路飢渴寒暑誰得知者又復大
海之中多衆留難非一或有悪鬼毒
龍湍浪猛風洄波涌澓水泡之山摩
竭大魚往者千万達者一二汝今云
何欲入大海吾不聽汝善友太子即
便五體投地四布手足而作是言父
母若不聽我入大海者我當捨命於
此終不起也
尒時大王及諸夫人見是事已目不
蹔捨即前勸諫太子汝可起飲食太
子言若不聽我入大海者終不飲食
王與夫人愁憂苦惱左右啼泣憂悲
懊惱愁悶躃地如是乃至一日不飲
不食二日三日至到六日父母憂愁
畏其不濟七日即前嗚抱手足善言
誘喻可起飲食此段食身依因飲食
而得存立不飲食者汝命不濟太子
言父母若不聽許者必没於此終不
起也
尒時第一夫人便白王言如子心意

尒時第一夫人便白王言如子心意
難可傾動不可違戾何忍當見此子
捨命於此願大王垂慈聽入大海故
當万有一異今不聽者必喪於此王
不忍拒而便聽許
尒時善友太子即起歡喜頭面礼父
王足左右夫人及諸婇女百千万人
互相問言善友太子今者為死活耶
荅言太子今者已起歡喜飲食王問
太子汝慇懃欲入大海何所作為荅
言大王欲取摩尼大寶給足一切衆
生所須
尒時大王即遍宣令誰欲入海若往
還者七世衣食珎寶无所乏少吾當
供給道路船乘所須善友太子亦欲
入海採取珎妙摩尼寶珠衆人聞之
歡喜聚集具五百人皆言大王我等
今者隨從太子尒時波羅柰國有一
海師前後數返入於大海善知道路
通塞之相而年八十兩目矇盲
尒時波羅柰大王往導師所報言導
師吾惟有一子未更出門勞屈大師入
於大海願見隨從尒時導師即舉聲
大哭大王大海留難辛苦非一往者

大哭大王大海嶮難辛苦非一往者千万達者一二大王今者云何乃能令太子遠涉嶮道王報導師為憐愍故隨從聽許導師言不敢違逆尒時善友太子莊嚴五百人行具載至大海邊

尒時其弟惡友太子作是念言善友太子父母而常偏心愛念今入大海採取妙寶若達還者父母當遺棄於我作是念已往白父母今我亦欲隨從善友入海採取妙寶父母聞已荅言隨意道路嶮難之時兄弟相隨必相救護至大海已以七鐵鏁鏁其船舫停住七日至日初出時善友太子擊鼓唱令汝等諸人誰欲入海入者黙然若當戀著父母兄弟婦兒閻浮提樂者從此還歸莫為我故所以者何大海之中嶮難非一往者千万達者一二如是唱令大衆黙然即斷一鏁舉著船上日日唱令至第七日即斷七鏁舉著船上望風舉帆以太子慈心福德力故无諸嶮難得至海洲至珎寶山到寶所已善友太子即便擊鼓宣令諸人當知道路懸遠汝等

擊鼓宣令諸人當知道路懸遠汝等
諸人速載珎寶極停七日復作是言
此寶甚重閻浮提中亦无所直莫大
重載舡舫況沒不達所至莫大輕取
道路懸遠不補勞苦裝束已訖與諸
人別而作是言汝等於是善安隱歸
吾方欲前進採摩尼寶珠
尒時善友太子與瞋導師前進路行
一七水齊到膝復更前行一七水齊
到頸前進一七浮而得渡即到海處
其地純以白銀為沙導師問言此地
何物太子荅言其地純是白銀沙導
師言四望應當有白銀山汝見未耶
太子言東南方有一白銀山現導師
言此道在此山下至彼山已導師言
次應到金沙
尒時導師疲乏悶絶躃地語太子言
我身命者勢不得久必喪於此太子
於是東行一七當有金山從山復行
更前進一七道地純是青蓮花復次
行一七其地純是紅赤蓮花過是花
已應有一七寶城純以黃金而為却
敵白銀以為樓櫓以赤珊瑚為其障
板車𤦲馬瑙雜廁間錯真珠羅網而
覆其上七重塹[illegible]

頗車渠馬瑙雜廁間錯真珠羅網而
覆其上七重塹壘純紺琉璃大海龍
王所止住處其龍王耳中有一摩尼
如意寶珠汝往從乞若得此珠者能
滿閻浮提雨衆七寶衣被飲食病瘦
醫藥音樂唱伎惣要而言一切衆生
所須之物隨意能雨是故名之如意
寶珠太子若得是珠者必當滿汝本
願尒時導師作是語已氣絶命終
尒時善友太子即前抱持導師擧聲
悲哭一何薄命生失我所天即以導
師金沙覆上埋著地中右遶七匝頂
礼而去前至金山過金山已見青蓮
花遍布其地其蓮花下有青毒蛇此
蛇有三種毒所謂齧毒觸毒氣噓毒
此諸毒蛇以身遶蓮花莖張目喘息
而視太子尒時善友太子即入慈心
三昧以三昧力即起進路踏蓮花莖
而去時諸毒蛇而不毀傷以慈心力
故遲至龍王所止住處其城四邊有
七重塹其城塹中滿中毒龍以身共
相蟠結擧頭交頸守護城門
尒時太子到城門外見諸毒龍即慈
心念閻浮提一切衆生今我此身若
爲此毒龍所害皆發聲一切衆生皆

心念閻浮提一切衆生令我此身若
為此毒龍所害者汝等一切衆生皆
當失大利益尒時太子即舉右手告
諸毒龍汝等當知我今為一切衆生
欲見龍王
尒時諸毒龍即開路令太子得過乃
至七重塹守城毒龍得至城門下見
二玉女紡頗梨縷太子問曰汝是何
人荅言我是龍王守外門婢問已前
入到中門下見四玉女紡白銀縷太
子復問汝是龍王婦耶荅言非也是
龍王守中門婢耳太子問已前入到
内門所見八玉女紡黃金縷太子問
曰汝是何人荅言我是龍王守内門婢
耳太子語言汝為我通大海龍王閻
浮提波羅柰王善友太子故来相見
今在門下時守門者即白如是王聞
是語疑怪所以作是念言自非福德
純善之人無由遠涉如是嶮路即請
人宮王出奉迎其龍王宮紺琉璃為
地床座七寶有種種光明耀動人目
即請令坐共相問訊善友太子因為
說法示教利喜種種教化讚說施論
戒論人天之論時大海龍王心大歡

戒論人天之論時大海龍王心大歡
喜遠屈塗涉欲須何物太子言大王
閻浮提一切衆生為衣財飲食故受
無窮之苦今欲從王乞左耳中如意
摩尼寶珠龍王言受我微供一七日

當以奉給
尒時善友太子受龍王請過七日已
得摩尼寶珠還閻浮提時大海龍王
使諸龍神飛空送之得到此岸見弟
惡友問言汝徒黨伴侶今何所在荅
言善友船舫沉沒一切死盡惟弟一
身牽持死尸而得全濟一身財賄一
切已盡善友荅言天下大寶莫先己
身弟言不尒人願富死不貧而生何
以故知然弟曾至獄閒聞諸死鬼作
如是論善友太子其性真直以實語
弟汝雖失寶亦是閑耳吾今已得龍
王如意摩尼寶珠弟言今在何處善
友荅言今在髻中弟聞是語心生嫉
妬憂恚懊惱作是念言父母而常偏
心愛念今復如得摩尼寶珠我身今
者父母惡賤甚於瓦礫作是念已白
善友言快哉甚善得此寶珠今此嶮
路宜加守護

尒時善友卽解寶珠與弟惡友言

臨宜加守護

尒時善友即解寶珠與弟惡友而誡
勑言汝若疲乏眠卧我當守護我若
眠卧汝應守護尒時惡友次應守寶
珠其兄眠卧即起求二乾竹刺刺兄
兩目奪珠而去
尒時善友即喚其弟惡友此有賊刺
我兩目持寶珠去而惡友不應兄便
懊惱我弟惡友似為賊所煞如是高
唱聲動神祇經久不應尒時樹神即
發聲言汝弟惡友是汝惡賊刺汝兩
目持寶珠去汝今喚惡友何為善友
太子聞是語已悵然飲氣憂恚苦惱
尒時惡友賫持寶珠歸還本國與父
母相見自言父母我身福德而得全
濟善友太子與諸徒伴薄福德故沒
水死盡父母聞是語已舉聲大哭悶
絕躃地以冷水灑面良久乃穌父母
語惡友言汝去何乃能持是面來惡
友聞是語已心生懊惱即以寶珠埋
著土中
尒時善友太子被刺兩目乾竹刺者
无人為拔徘徊婉轉靡知所趣當時
苦惱大患飢渴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苦惱大患飢渴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漸漸前行到利師跋王國利師跋王
有女先許與波羅柰王善友太子利
師跋王有一牧人名留承為利師跋
王放五百牛隨逐水草
尒時善友太子坐在道中尒時牛群
垂遍踐踏中有牛王即以四足騎太
子上令諸牛群皆悉過盡然後移足
右旋婉轉反顧迴頭吐舌舐太子兩
目拔出竹刺
尒時牧牛人尋後得見問言汝是何
人善友即自念言我今不應自陳本
末炳說上事脫令我弟得大苦惱荅
言我是盲乞兒耳時放牛人遍體觀
望人相有異語言我家在近當供養
汝時牧牛人即將善友還歸其家與
種種飲食誡勑家中男女大小汝等
供侍此人如我不異如是經一月餘
日其家猒患而作是言家計不豊云
何能常供是盲人善友聞是語已心
意悵然過是夜已至明日旦白主人
言我今欲去主人報言有何不適而
欲捨我去善友荅言客主之義勢不
得久善友言汝若愛念我者為我作

一鳴箏送我著多人衆處城邑聚落

得父善友言汝若愛念我者為我作

一鳴箏送我著多人民處大城聚落
尒時主人即隨意供給送到利師䟦
城多人衆處安隱還歸善友善巧彈
箏其音和雅悅可衆心一切大衆皆
共供給飲食乃至充足利師䟦王道上
五百乞兒皆得飽滿時國王有一果
園其園茂盛常患鳥雀時守園監語
善友言為我防護鳥雀我當好相供
給善友荅言我无兩目云何能為汝
驅馳鳥雀耶守園監言我有方便我
以繩結諸樹頭安施銅鈴汝坐樹下
聞鳥雀聲牽挽繩頭善友荅言如是
我能將至樹下安隱住已即捨而去
善友防護鳥雀兼復彈箏以自娛樂
時利師䟦王女將諸侍從入園觀看
見此盲人即往其所問言汝是何人
荅言盲乞人耳王女見已心生愛念
不能捨離王復遣使往喚其女女言
不去為我送食共此盲人飲食訖竟
白大王言王今持我與此盲人甚適
我願王言汝鬼魅所著顛狂心乱去
何共是盲人共居汝不知耶父母先
以汝許與波羅柰王善友太子善友

以汝許與波羅柰王善友太子善友今者入海未還汝今云何為乞人作婦女言雖尒乃至捨命終不捨離王聞是語不能非逆即遣使者將盲人來閑着靜室

尒時王女往盲人所語言知不我今欲共汝作夫婦善友報言汝是誰家女欲為我婦荅言我是利師跋王女善友報言汝是王女我是乞人云何能相恭敬婦言我當盡心供養於汝不逆汝意如是經九十日其婦小事出行不白其夫良久乃還善友責數汝私出外而不白我何處行還婦言我不私行貿言私與不私誰當知汝其婦懊惱啼淚滿目即自呪誓我若私行令汝兩目始終不差若不尒者使汝一目平復如故作是願已其夫一眼目瞚瞤動平復如故睛光晃晃喻如星流視瞻清徹得見其婦婦言何如汝信我不善友含笑婦言汝不識恩養我是大國王女汝是小人而我盡心供事於汝而不體信貿言汝識我不荅言我識汝是乞人貿言非也我是波羅柰王善友太子婦言汝大愚癡人太子何乃發是言波羅柰王善

我是波羅㮈王善友太子婦言汝大
愚癡人云何乃發是言波羅㮈王善
友太子入海未還汝今云何言是其
人此妄言耳吾不信也善友言我從
生来未曾妄語婦言虚之與實誰當
信之聟言我若妄語欺誑汝者使我
一目永不得愈若實語者使我一目
平復如故令汝得見作是念已即如
所揞睛光耀動如本不異善友太子
兩目平復面目端正人相具足妙色
超絶世无有比其婦見已心生歡喜
如蒙賢聖遍體瞻視目不蹔捨即入
宮中白父王言今我夫者即是善友
太子王言癡人顛狂鬼魅所著而作
是言善友太子入海未還汝今云何
名是乞人為太子也女言不也若不
信者可一視之王即往看見已便識
是善友太子即懐恐怖而作是言波
羅㮈王若聞此事嫌我不少即前懺
悔善友太子我實不知太子言无苦
為我餉致給與此牧牛人利師跋王
即以金銀珎寶衣被飲食并與所放
五百頭牛其人歡喜稱善无量善友
太子而我未有擧許恩分而能報我

太子而我未有擧許恩分而能報我

報恩經巻第四　第十六丈　[illegible]

如是財賄時放牛人於大衆中高聲
唱言夫陰施陽報布施之事果報如
廣尒時無量大衆心生歡喜皆發施
心賑濟一切求佛爲本虛空神天讃
歎其人遂成其言如是如是
尒時善友太子未入大海在宮殿時
養一白鴈衣被飲食行住坐卧而常
共俱尒時夫人往到其所報其鴈言
太子在時常共汝俱今入大海未還
生死未分而我不能得知定實汝今
云何不感念太子鴈聞是語悲鳴婉
轉啼淚滿目報言大王夫人欲使求
覔太子者不敢違命尒時夫人手自
作書繫其鴈頸其鴈音響問太子大
海所在身昇虛空飛翔婉轉而去夫
人見已心生恃賴今者此鴈其必定
得我子死活定實消息飛至大海經
過周遍求覔不見次第往到利師跋
國還見善友太子在宮殿前其鴈銜
身擁翅往趣到已悲鳴歡喜太子即
取母書頭頂礼敬發封披讀即知父
母晝夜悲哭追念太子兩目失明
尒時太子即作手書具以上事向父

報恩經巻第四　第十七丈　[illegible]

介時太子即作手書具以上事向父
母說復以書繫其鴈頸其鴈歡喜還
波羅柰父王得太子書歡喜踊躍稱
善无量具知太子為弟惡友之所危
害奪取寶珠苦惱无量父母尋時杻
械惡友手脚枷鏁頸項閉著牢獄遣
使往告利師跋王汝今云何擁遮太
子令我憂苦利師跋王聞是語已心
生恐怖即嚴服太子送著界上太子
遣使往白利師跋王善友從大海歸
介時利師跋王作倡伎樂前後導從
掃灑燒香懸繒幡蓋揵鍾鳴鼓遠迎
太子還至宮中以女妻之遣送從詣
波羅柰國父母聞太子歸歡喜无量
乘大名象作倡伎樂掃灑燒香懸繒
幡蓋遠迎太子國土人民男夫女婦聞
太子入于大海安隱還歸歡喜无量
亦皆出迎善友太子前為父母頭面
礼足王與夫人目瞑不見太子形容
以手捫摸汝是我子善友非耶父母
念汝憂苦如是太子問訊父母起居
訖竟舉手高聲報謝諸小國王及諸
群臣國土人民一切大衆而作是言
苦屈大衆從是還歸善友太子白父

苦屈大衆從是還歸善友太子白父
報恩經卷第四　第三丈　晟得
王言我弟惡友今在何處王言汝不
須問許如是惡人今在牢獄不可放
也善友太子言願放惡友得與相見
如是言至三王不忍推便開獄門
尒時惡友手脚杻械頸項枷鏁往見
善友兄見如是上白父母為弟脫於
枷鏁脫枷鏁已即前抱持善言誘喻
軟語問訊汝極勞苦耶汝持我寶珠
今在何處如是至三而方報言在彼
土中善友太子還得寶珠往父母前
跪燒妙香即呪誓言此寶珠是如意
寶者令我父母兩目明淨如故作是
願已尋時平復父母得見其子歡喜
踊躍慶幸无量
尒時善友太子於月十五日朝淨自
澡浴著鮮淨衣燒妙寶香於高樓觀
上手捉香爐頭面頂礼摩尼寶珠立
誓願言我為閻浮提一切衆生故忍
大辛苦求是寶珠尒時東方有大風
起吹去雲霧虚空之中皎然明淨并
閻浮提所有糞穢大小便利灰土草
莽涼風動已皆令清淨以珠威德於
閻浮提遍雨成熟自然粳米香甘軟
報恩經卷第四　第三丈　晟得
細滑色味具足[illegible]

閻浮提過雨成熟自然粳米香甘軟
細色味具足溝渠盈滿積至于膝次

雨名衣上服珠環釵釧次雨金銀七
寶衆妙伎樂擧要言之一切衆生所
須樂具皆悉充足菩薩修大慈悲行
檀波羅蜜給足衆生一切樂具其事
如是

佛告阿難尒時波羅柰大王者今現
我父悅頭檀是尒時母者今現我母
摩耶夫人是尒時惡友太子者今提
婆達多是尒時善友太子者今我身
是阿難提婆達多過去世時常懷惡
心毀害於我而我以忍辱力常念施
恩因乃得濟況今成佛佛說此法時
無量百千人得須陁洹果乃至阿羅
漢果復有无量百千人皆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乃至无量百千衆
生皆發聲聞辟支佛心阿難白佛言
當何名此經云何奉持佛言此經名
佛報恩方便給足一切衆生衆會聞
經歡喜作礼而去

復次提婆達多雖復隨佛出家嫉妬
情深規望利養雖復能多讀誦六万
香象經而不能免阿鼻地獄罪是人

香象經而不能免阿鼻地獄罪是人
與阿闍世王共為親善心相愛念信
用其言時提婆達多報阿闍世王言
汝可作新王我亦欲作新佛阿闍世
報言此事不然父王存在提婆達多
言汝應除之我亦欲滅佛然後新王
新佛教化衆生不亦快乎時阿闍世
即隨其言斷父王命王波羅奈國提
婆達多報阿闍世王言我欲毀害如
来阿闍世言如来有大神力豫知人
之所念汝今云何乃能加害如来兼
有諸大弟子舍利弗大目揵連欽婆
羅阿𠑽樓䭾等提婆達多報阿闍世言
王今助我阿闍世言何所作為荅言
大王當立制限不聽施諸比丘衣被
飲食阿闍世王遍宣令言若有施諸
比丘衣被飲食者當斷汝手足是諸
大弟子一切大衆共佛住耆闍崛山
次第乞食了不能得一日乃至七日
舍利弗諸大弟子等皆以神力而往
諸方求衣乞食時提婆達多白阿闍
世王言佛諸大弟子等今皆不在如
来單獨一身王可遣信往請如来若
入宮城即當以酒飲五百大惡黒象
極令醉亂佛若受請来入城皆當[illegible]

入宮城即當以酒飲五百大惡黑象
趣令奔醉佛若受請来入城者當放
大醉象而踏煞之
時阿闍世王遣使往請如来佛與五
百阿羅漢即受王請前入王舍城尒
時阿闍世王即放五百醉象奔逸唐
突樹木摧折牆壁崩倒哮哧大吼向
於如来時五百阿羅漢皆大恐怖踊
在空中徘徊佛上尒時阿難圍遶如
来恐怖不能得去尒時如来以慈悲
力即舉右手於五指頭出五師子開
口哮吼五百醉象恐怖躃地尒時如
来大衆圍遶前入王宮時阿闍世王
即出奉迎請佛令坐佛即坐已求哀
懺悔白佛言世尊非是我過提婆達
多耳佛告大王我亦知之提婆達多
常欲毀害非適今也過去世時亦常
欲毀害我以慈悲力乃能得濟
尒時阿闍世王叉手前白佛言世尊
提婆達多過去世時毀害如来其事
云何佛言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乃往過去不可計劫有大國王憘食
鴈肉使一獵師常網捕鴈時有五百
群鴈從北方来飛空南過中有鴈王
墮落網中尒時獵師心大歡喜即出

群鴈從北方来飛空虛過中有鴈王

墮落網中尒時獵師心大歡喜即出
草菴欲取煞之時有一鴈悲鳴吐血
徘徊不去尒時獵師彎弓欲射不避
弓矢目不蹔捨即鼓兩翅来投鴈王
五百群鴈徘徊虛空亦復不去尒時
獵師見此一鴈悲鳴吐血顧戀如是
尒時獵師作是念言鳥獸尚能共相
戀慕不惜身命其事如是我今當以
何心而煞是鴈王尋時開網放使令
去尒時一鴈悲鳴歡喜鼓翅隨逐五
百群鴈前後圍遶飛空而去尒時獵
師即白大王網得一鴈王應送王厨
供辦飲食而見一鴈悲鳴吐血不避
弓矢徘徊不去時念此鴈尋放鴈王
五百隨從前後圍遶飛空而去尒時
大王聞是語已心意惨然尋發慈心
鳥獸共相愛念護惜他命其事如是
尒時大王即斷鴈肉捨不復捕大王
當知尒時王者今大王身是尒時獵
師者今提婆達多是尒時一鴈悲鳴
吐血者今阿難是尒時五百群鴈者
今五百阿羅漢是尒時鴈王者今我
身是

尒時阿難心生顧戀如今不異今時

身是
尒時阿難心生顧戀如本不異尒時
五百阿羅漢飛騰虚空亦如本不異
尒時提婆達多常欲毀害於我我以
慈悲力故因乃得濟說是法時无量
百千人或得初果乃至四果或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乃至聲聞辟
支佛心
復次提婆達多悪心不息而作是念
我今應當長養十指爪甲極令長利
於爪甲下塗以毒藥往如来所頭面
接足礼時我當以十指甲搯足趺上
毒藥入體其必喪命作是念已如所
思惟往如来所頭面作礼以手接足
尒時毒藥變成甘露於如来身竟无
所為復次提婆達多既不果願復作
是念如来今者坐耆闍崛山下我今
應當上山頭頂上排山上石下斵其
命根作是念已上山排石傷佛足指
我慈悲心怨親同等復次提婆達多
過去久遠不可計刧尒時有佛出興
于世号曰應現如来應供正遍知明
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世尊佛滅度後於像法中

天人師佛世尊佛滅度後於像法中
有一坐禪比丘獨住林中尒時比丘
嘗患蟣虱即便共虱而作約言我若
坐禪汝宜默然隱身寂住其虱如法
於後一時有一土蚤来至虱邊問言
汝云何身體肌肉肥盛虱言我所依
主人常修禪定教我飲食時節我如
法飲食故所以身體鮮肥蚤言我亦
欲修習其法虱言能尒隨意尒時比
丘尋便坐禪尒時土蚤聞血肉香即
便食噉
尒時比丘心生苦惱即便脫衣以火
燒之佛言尒時坐禪比丘者今迦葉
佛是尒時土蚤者今提婆達多是尒
時虱者今我身是提婆達多為利養
故毀害於我乃至今日成佛亦為利
養出佛身血生入地獄提婆達多常
懷惡心毀害如来若說其事窮劫不
盡而如来常以慈悲力愍而哀傷我
以值遇提婆達多故速得成佛念其恩
故常垂慈愍尒時如来即遣阿難往
到地獄問訊提婆達多苦可忍不尒
時阿難受如来教至地獄門外問牛
頭阿傍言為我喚提婆達多牛頭阿
傍言汝問何佛提婆達多過去者佛

頭阿傍言為我喚提婆達多牛頭阿
傍言汝問何佛提婆達多過去諸佛
皆有提婆達多阿難言我喚釋迦牟
尼佛提婆達多尒時牛頭阿傍即語
提婆達多阿難在外欲得相見提婆
達多即言善来阿難如来猶能憐愍
於我耶阿難言如来遣我問訊苦痛
可堪忍不提婆達多言我處阿鼻地
獄猶如比丘入三禪樂佛言菩薩摩
訶薩修大方便引接衆生其受生死
無量大苦不以為患若有人言提婆
達多實是悪人入阿鼻獄者无有是
處如来尒時即為大衆顯發提婆達
多微密妙行大方便時無量百千菩
薩得无生法忍無量百千人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百千人得
須陁洹果乃至阿羅漢道虚空神天
雨衆天花遍覆大衆作天伎樂放大
光明讃言善哉如来所說未曽有也
一切大衆聞佛說法頭面作礼歡喜
而去

大方便佛報恩經巻第四